

筆記小說大觀
集

宋李元綱著
厚德錄全

進步書局校印

卷之四

...

...

厚
德
...

...

宋李元綱著

厚德錄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厚德錄提要

宋錢塘李元綱撰凡四卷元綱為孝宗時上庠生是編盛陳果報兼涉神怪如張孝基以還產為山神等事觸目皆是作者本闡揚因果之旨以警世勸善用意良厚平心論之藉以誘掖愚蒙未始不可然終乖儒者立言之體也

厚德錄卷一

宋 李元綱著

錢若水為同州推官。知州性褊急。數以胸臆決事不當。若水固爭。不能得。輒曰。當陪奉贖銅爾。已而果為朝廷及上司所駁。州官皆以贖論。知州愧謝。已而復然。前後如此數矣。有富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訟於州。州命錄事參軍鞠之。錄事嘗貸於富民不獲。乃劾富民父子數人共殺女奴。棄尸水中。遂失其尸。或為元謀。或從而加罪。皆應死。富人不勝榜楚。自誣服。具獄上州官。審覆無反異。皆以為得實。若水獨疑之。留其獄。數日不決。錄事詣若水廳事。詬之。若受富民錢。欲出其死罪耶。若水笑謝曰。今數人當死。豈可不少宿留。熟觀其獄辭耶。留之且旬日。知州屢趣之。不能上下。皆怪之。若水一旦詣知州。屏人言曰。若水所以留其獄者。密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驚曰。安在。若水因密送女奴於知州所。知州垂簾引女奴父母問之曰。汝今見汝女。識之乎。對曰。安有不識也。因從簾中推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乃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其人號泣不肯去。曰。微使君之賜。則某族滅。知州曰。推官之賜。非我也。其人趨詣若水廳事。若水閉門拒之。曰。知州自求得之。我何與焉。其人不

得入。繞牆而哭。傾家資以飯僧。為若水祈福。知州以若水雪冤死者數人。欲為之論奏其功。若水固辭曰。若水但求獄事正。人不冤死耳。論功。非本心也。且朝廷若以此為若水功。當置錄事於何地耶。知州歎服曰。如此。尤不可及矣。錄事詣若水。叩頭愧謝。若水曰。獄情難知。偶有過誤。何謝也。於是遠近翕然稱之。未幾。太宗聞之。驟加進擢。自幕職。半年中為知制誥。二年中為樞密副使。

李繼隆討夏虜。與轉運使盧之翰有隙。欲陷之罪。乃檄轉運司。期八月出塞。令辦芻粟。轉運司調發方集。繼隆復為檄。言陰陽人狀陳國家八月不利出師。當更取十月。轉運司遂散芻粟。既而復為檄云。得保塞胡偵候狀。言賊且入塞。當以時進軍。芻粟即日取辦。是時民輸輓者適散。倉卒不可復集。繼隆遂奏轉運司乏軍糧。太宗大怒。立召中使一人。付三函。取轉運司盧之翰實批。及某人首級。丞相呂端樞密使柴禹錫皆不敢言。惟樞密副使錢若水爭之。先推驗有狀。然後行法。上大怒。拂衣起。入禁中。二府皆罷。若水獨留廷中不去。上既食久之。使人偵視廷中有何人。報曰。有細瘦而長者。尚立焉。上出。詰之曰。爾以同州推官。再葺為樞密副使。朕所以擢任爾者。以爾為賢耳。乃不才如此。爾尚留此安俟。對曰。陛下不知臣無狀。使待罪二

府臣當場其愚慮不避死亡補益陛下以報厚恩李繼隆外戚貴重莫比陛下據一幅紙詔書誅二轉運使雖彼有罪天下何由知之鞠驗事狀明白乃爾加誅亦何晚焉獻可替否死以守之臣之常分臣未獲死故不敢退上意解乃召呂端等問之端等奏請如若水議先令責狀許之三人皆黜為行軍副使既而虜欲入塞事皆虛繼隆坐落招討知秦州

曹彬侍中攻金陵垂克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愈惟諸公共發誠心自誓不以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明日稱愈及克金陵城中皆安堵如故曹翰克江州忿其久不下屠戮無遺彬之子孫貴盛至今不絕翰卒未三十年子孫有乞丐於海上者矣

曹彬侍中為人仁愛多恕平定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州有小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此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緩其事而法亦不可赦也其用志如此

趙康靖公槩與歐陽文忠公修同在館乃同修起居注槩性重厚寡言修意輕之及修除知制誥是時韓范在中書以槩為不文乃除天章閣待制槩澹然不以屑意及

韓范出。乃復除知制誥。會修甥。嫁為修從子晟妻。與人淫亂事覺。語連及修。修時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朝廷疾韓范者。皆欲文致修罪。云與甥亂。上怒。獄急。羣臣無敢言者。槩乃上書言修以文學為近臣。不可以閨房曖昧之事。輕加誣讎。臣與修蹤跡素疎。修之待臣亦薄。所惜者朝廷大體耳。書奏。上不悅。人皆為之懼。槩亦澹然如平日。久之。修終坐降為知制誥。知滁州。執政私曉諭槩。令求退。乃出知蘇州。遭喪去官。服闋。除翰林學士。槩復表讓以歐陽修先進。不可超越。先為學士。奏雖不報。時論美之。

天章閣待制張昱之為河北都轉運使。保州界河巡檢兵士。常以中貴人領之。與使州抗衡。多齟齬。不相於。州常下之。其士卒驕悍。糧賜優厚。雖不出巡徼。常廩口食。通判石待舉。以為虛費。申轉運司罷之。士卒怨怒。遂作亂。殺守倅。朝廷遣知制誥田况賫詔諭之。乃降。方其未降也。中貴人楊懷敏與張昱之不協。在軍中密奏曰。賊於城上呼云。得張昱之首。我當降。願賜昱之首以示賊。宜可得。上從之。遣中使奉劔往。即軍中斬昱之首以示賊。是時叅知政事富弼宣撫河北。遇之。即遣中使還。且奏曰。賊初無此言。是必冤讐者為之。惜令有之。若以一卒之故。斷都轉運使頭。此後政何

由得行。上怒解。畧之落職。知號州。

王太尉旦薦寇萊公為相。萊公數短太尉於上。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足以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萊公在藩鎮。嘗因生日。建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為人所奏。上怒甚。謂太尉曰。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太尉徐對曰。準誠能臣。無如驕何。上意解。遽曰。然。此止是驕耳。遂不問。太尉疾亟。上問以後。唯對以宜早召寇準為相。

景祐中。呂許公夷簡執政。范希文仲淹。以天章閣待制。知開封府。屢攻許公短。坐落職。知饒州。徙越州。康定元年。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尋改陝西都轉運司。會許公自大名復入相。語仁宗曰。范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使。上以許公為長者。天下亦美許公不念舊惡。希文面謝曰。嚮以公事忤犯相公。不意相公獎拔乃爾。許公曰。夷簡豈敢復以舊事為念耶。

呂蒙正丞相。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士於簾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

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局量。

章郇公得象之高祖建州人。仕王氏為刺史。號章太傅。其夫人練氏智識過人。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置酒。飾美姬。進之太傅。歡甚。迨夜飲醉。夫人密摘二將。使亡去。二將奔南唐。後為南唐將。攻建州破之。時太傅已死。夫人居建州。二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且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將屠此城。夫人植旗於門。且吾已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之人。必欲屠之。吾家與眾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感其言。遂止不屠。太傅十三子。其八子夫人所生也。及宋興。子孫及第。至達官者甚眾。餘五房子孫無及第者。其後亦八房子孫出繼五房耳。

趙清獻公閱道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之六七。諸州皆榜衢路。立告賞。禁人增米價。閱道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諸州米商輻湊。詣越。米價更賤。民無餓死。閱道治民。所在有聲。在成都杭越尤著。至和中。范景仁為諫官。趙閱道為御史。以論陳恭公事有隙。熙寧中。介甫執政。恨景仁。數毀之於上。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上以問。閱道對曰。忠臣。上曰。卿

何由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遣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介甫謂閔道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閔道曰。不敢以私害公。景仁去。

王達者。屯田郎中李曇僕夫也。事曇久。曇親信之。既而去曇。應募為兵。以選入捧日營。凡十餘年。會曇以子學妖術妄言事。父子械繫御史臺獄。上怒甚。獄急。曇平生執友。無一人敢餉問之者。達旦夕守臺門不離。給飲食。候信問者。四十餘日。曇貶恩州別駕。仍即時監防山城。諸子皆流嶺南。達追哭送之。防者遏之。達曰。我主人也。豈不得送之乎。曇。河朔人。不習嶺南水土。其家人皆辭去。曰。我不能從君之死鄉也。數日。曇感恚自縊死。旁無家人。達使母守曇尸。出為之治喪事。朝夕哭如親父子。見者皆為流涕。殯曇於城南佛舍。然後去。嗚呼。達賤隸也。知非有古忠臣烈士之行。又非矯迹求令名以取祿仕也。獨能發於天性至誠。不顧罪戾。以救其故主之急。終始無倦如此。豈不賢哉。嗟乎。彼所得於曇。不過一飯一衣而已。今世之士大夫。因人之力。或致位鄉相。已而故人臨不測之患。屏手側足。庾目窺之。猶懼其禍之延及已也。若畏猛火遠避去。又或從而擠之。以自脫。敢望其憂卹振救也耶。彼雖巍然衣冠類君子哉。稽其行事。則此僕夫必羞之。

中司馬溫公
涑水紀聞

許昌士人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一子。不肖。斥逐之。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基。孝基與治後事如禮。久之。其子丐於塗。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汝能灌園乎。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基使灌園。其子稍自力。孝基怪之。復謂曰。汝能管庫乎。答曰。得灌園已出望外。况管庫乎。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頗馴謹。無他過。孝基徐察之。知其能自新。不復有故態。遂以其父所委財產歸之。此似法華窮子之事。其子自此治家勵操。為鄉閭善士。不數年。孝基卒。其友數輩遊嵩山。忽見旗幟驕御滿野。如守土大臣。竊視。專車者乃孝基也。驚喜前揖。詢其所以致此。孝基曰。吾以還財之事。上帝命主此山。言訖不見。

崇寧更錢法。以一當十。小民嗜利忘命。犯法者紛紛。或捕得數大缶。誣以樞密章案之子。縱之所鑄也。初遣監察御史沈疇。既至。繫者已數百人。盡釋之。聞實以聞。時宰大怒。別選張煥錄。縱竟坐刺配。籍沒其家。沈既得罪。歸鄉以死。張再遣亦不顯。今三十年間。沈氏有子登科。張氏不復振矣。二子皆東吳賢者。不幸而當此大抵張之失在於但畏人而不畏天。吁。可以為世之戒矣。

當建炎間。侍御沈公。追贈直龍圖閣。訓詞云。士有屈於生前。而伸於歿後。方其臨事。

執義以行其志亦奚暇擇利害於當時而冀顯榮於今日哉是可嘉歎也爾以直道居御史府執憲不回是為稱職而擅權誤國之人方且嫉惡而排斥之今公昭明明昭爾積年之無辜使雖沒世而不泯龍圖寓直職號清華精爽尚存歆予褒寵紹興己卯正言先生除監察御史訓詞云先皇帝有賢御史以議獄不撓忤柄臣至於流落以死朕嘗伸褒錄之典思其人而不及見況有令子克濟其美者哉以爾樂道修身勇於為善義冠在列有粹然安靜之風朕既知之矣賜觀所廷察言可用其以柏寺雄職為予司聰紹爾家聲則名稱報

陳安節學士云。福州一農家子張生。幼時。父使持錢三千。入山市斧柯。遇村人有為逋負所迫。欲自經者。惻然盡以所賣贈之。而親釋縛。因坐石上。旁有人不相識。問。饑渴乎。曰然。指路隅竹萌令食之。堅不可咀。徐傾小瓢水於掌。以飲之。生飲水。頓覺清爽非常。自此絕粒。忽識字。能為詩。頗言人未來事。後祝髮為浮屠。參善知識。何大圭自閩來云。師所遇。乃鍾離先生。至今往來不絕。

韓魏公以使相出鎮相州。因祀宣尼。宿於齋館。夜有偷兒入其室。褰帷挺刃。顧謂公曰。不能自濟。故來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非此謂也。

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投刃。楮額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試公。然凡上之物。已荷公賜。願公無泄也。公曰。諾。明日於宅庫。如其數取償之。終不以語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乃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

范文正公。幼孤。隨母再適朱氏。公性至孝。以母在時。方貧。及顯。非賓客不重肉。妻子僅能自充。然好施與。所得俸祿。盡置義莊。以贍宗屬。泛愛樂善。故雖里巷之人。亦知公之姓字。

二宋卅角之年。同於黌舍肄業。有胡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甲科。後十餘年。春試罷。復過僧於廬。僧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昔時能活數百萬命者。大宋笑曰。貧儒何力及是。僧曰。不然。肖翹之物。皆命也。公試思之。大宋俛思良久。乃笑而言曰。旬日前。所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侵。羣蟻繚繞穴傍。吾乃戲編竹為橋以渡之。由是蟻命獲全。得非此乎。僧曰。是也。小宋今歲固當首選。然公終不出小宋下。二宋私相語曰。妄也。一歲固無兩魁。比唱第。小宋果中首選。時章憲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始信僧不妄。

太后當朝。謂不可以弟先。兄乃大宋為第一。小宋為第十。始信僧不妄。

趙閱道少保。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於三衢。所居甚隘。弟侄有欲悅公意者。厚以直易鄰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鄰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常知越州。值歲大歉。公召州之富民畢集。勸誘以賑濟之義。即自解腰間金帶置庭下。於是施者雲集。所全活十數萬人。曾子固作救災記。備述其事。出陳正敏

遊齋開覽

范文正公少貧悴。依睢陽朱氏家。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病篤。使人呼文正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幼。不足以付。今以付之。即以其方與所成白金一斤。封識納文正懷中。文正方辭避。而術者已絕。後十餘年。文正為諫官。術者之子長。呼而告之曰。而父有神術。昔之死也。以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授之。封識宛然。

張文定公齊賢。以右拾遺為江南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中。文定自簾下熟視不問。爾後文定三為宰相。門下廝役往往皆得班行。而此奴竟不露祿。奴乘間再拜而告曰。某事相公最久。凡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公獨遺某。何也。因泣下不止。文定憫然。語曰。我欲不言。爾乃怨我。爾憶江南日。盜吾銀器數事乎。我懷之。

三十年。不以告人。雖爾亦不知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賊薦耶。念汝事我日久。今予汝錢三百千。汝其去吾門下。自擇所安。蓋吾既發汝平昔之事。汝宜有愧於吾。而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慶歷中。呂許公罷政事。以司徒歸第。拜晏元獻公。殊章卹公得象為相。乃以諫官歐陽修。余靖。上疏罷夏竦樞密使。其他升拜不一。是時石介甫為國子監直講。獻慶歷聖德頌。褒貶甚峻。而於夏竦尤極詆斥。至目之為不肖。及有手鋤姦枿之句。頌出。泰山孫明復謂介甫曰。子之禍自此始矣。未幾黨議起。介在指名。遂罷監事。通判濮州。歸徂徠山而病卒。會山東舉子孔直溫謀反。或言直溫嘗從介學。於是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有旨。編管介之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拏戮不足以為酷。萬一介死。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剖人塚墓。何以示後世耶。中使曰。誠如金部言。然則若之何。以應中旨。居簡曰。介之死。必有棺斂之人。又內外親族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柩窆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劾問之。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任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為然。遂自介親屬。

及門人姜潛以下。並凶肆棺斂昇柩之人。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疎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以居簡為長者。

自王均李順之亂後。凡官於蜀者。多不挈家以行。至今成都猶有此禁。張忠定公詠知益州。單騎赴任。是時一府官屬。憚張之嚴峻。莫敢蓄婢。使者張不欲絕人情。遂自買一婢。以侍巾幘。自此官屬稍稍置姬屬矣。張在蜀四年。被召還闕。呼婢父母。出貲以嫁。仍處妻也。

劉彝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歉。民多棄子於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日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之縣鎮。細民利二升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間。子無夭闕者。

江南有國日。有縣令鍾離君。與鄰縣令許君。結姻。鍾離女將出適。買一婢以從。嫁一日。其婢執箕帚治地。至堂前。熟視地之穴處。惻然淚下。鍾離君適見。怪問之。婢泣曰。幼時。我父於此穴地為越窩。道我戲劇。歲久矣。而穴處未改也。鍾離君驚曰。而父何人。婢曰。我父乃兩政前縣令也。身死家破。我遂落民間。而更賣為婢。鍾離君遽呼牙僧問之。復咨於老吏。具得其實。是時許令子納采有日。鍾離君遽以書抵許氏而止。